

<<最后记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最后记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90082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90087

出版时间：2012-6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[日] 绫辻行人

页数：426

字数：322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最后记忆>>

内容概要

仍然年轻的母亲罹患原因不明的白发痴呆症，美丽的容颜不再，头发全部变成雪白，所有记忆渐渐消失殆尽，只剩下童年时代一段恐怖不已的记忆，似乎只能在绝望的恐惧中悲惨地等待死亡。而且这种怪病看来是遗传性的，眼看就要蔓延到我的身上。我满怀恐惧，妄图逃避，却无路可逃，种种污秽、阴郁、残暴将我包围，使我窒息，直到我在一个奇妙的大雨之夜，猛然洞悉母亲童年时代遭遇的恐怖事件的真正秘密……

<<最后记忆>>

作者简介

绫辻行人，毕业于京都大学教育学部并修至博士课程，在学期间成为了大学推理小说研究会的成员。

曾以《追悼的岛》参选第三十届江户川乱步奖，1987年以“新本格”头衔出版《十角馆杀人事件》，掀起“新本格”旋风，一举成为众所瞩目的新锐作家。

1992年以《钟表馆幽灵》获得第45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。

1998年编剧、导演完成游戏软件“YAKATA”。

1999年获第30届麻将名人赛的冠军，成为史上第一个拿到“麻将名人”头衔的推理作家。

<<最后记忆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

第二章

第三章

第四章

第五章

第六章

第七章

第八章

第九章

第十章

第十一章

第十二章

第十三章

第十四章

第十五章

终章

2002年初版后记

2007年文库版后记

引用文献及参考文献

<<最后记忆>>

章节摘录

献给消失的他们 这里是哪里？

这里是—— 这里是，什么地方都不是的地方。

这里是，什么地方都是的地方。

这里是，什么地方都有的地方。

现在是什么时候？

现在是—— 现在是，什么时间都不是的时间。

现在是，什么时间都是的时间。

现在就是，现在、过去、未来…… 还有全部。

你、你们是谁？

我—— 我是—— 我是我。

我是，我。

我就是，我。

我，就是我…… 来吧，一起来玩吧！

第一章 小时候在夏日黄昏里，见到的太阳格外巨大，颜色好似烂熟的柳橙和苹果缠绕交融一般。

虽然也挺像线香烟火燃到最后时的那一球凝火，不过烟火会一边四散着宛如泪滴的火屑，一边逐渐颓缩，但夕阳却越看越觉得巨大。

我总害怕，不知道它会不会终于承受不了自身的重量，掉落到街道上。

夕阳将西方的天空染成一片鲜丽，而指着这夕阳的颜色告诉我“那就是人的血的颜色”的人，应该是我的母亲。

——那就是人的血的颜色。

——和人身体里流的血，一样鲜红。

“那么我的身体里也有‘血’吗？

” 记得我曾经问过这句话。

“妈妈的身体里也有吗？

” ——是啊！

母亲专注地望向正要没入山后的夕阳，静静地回答。

——森吾的身体里，妈妈的身体里，都有一样鲜红的血。

“小那也有吗？

” ——是啊，小那也有。

“小那”是小我三岁的妹妹，波多野水那子，现在已经嫁作人妇，从夫姓，改为浅井

。——还有爸爸和哥哥，大家的身体里，都流着血哦！

母亲的皮肤是那么白皙，头发又是那么乌黑，可是她的身体里，却有着和夕阳同样颜色的“血”，这对当时的我来说，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。

已经忘记那是几岁的事了。

红色的“血”让我感到不可思议。

难道在那之前，我从没看过人受伤的样子或者自己从没有过受伤的经验吗？

或许吧，说不定即使有，但也完全不了解其中的意义。

“‘血’是做什么用的？

” 还记得我曾经问过这句话。

——血很重要哦！

因为身体里面有血在流动，所以我们才能好好地活着。

母亲回答完之后，紧闭着眼睛，好像在慢慢地摇头。

——如果受了伤，如果身体里面的血流掉很多，人就会死掉哦。

<<最后记忆>>

想必当时的我，对“死”这个字的意义仍似懂非懂。

——人会死掉，全身血淋淋的，一动也不能动。

母亲一边说，牵着我的手指一边捏得更紧。

我那时感到，她的手不住地在颤抖——天气明明并不冷。

小时候，冬天的夜空里，高挂在天上的一轮明月很是明亮皎洁，但是每次看到时，形状都不一样，这让我觉得很诡异。

明明是同一个月亮，为什么有时候圆圆的、有时候细细的呢？

我曾经想过，说不定太阳和月亮其实是同一个东西，暂时躲起来的太阳，到了晚上就变身为不同的颜色和形状，出现在大家面前。

第一次听说月亮上住着兔子这个故事，也觉得怪不舒服的。

那是因为我忍不住去想象，兔子一定也得随着月亮的形状变化，一起扭曲变形成不同的形状。

月亮升上暗黑的天幕，而指着这缺了一半的月亮告诉我“那就是上弦月”的人，应该也是母亲。

——那就是上弦月。

——从现在开始，会慢慢变圆，然后变成满月。

我从当时家中的二楼窗户仰望夜空。

同一个房间里，还在襁褓中的水那子睡得正熟。

——人的身体里，有着和月亮一样名字的骨头哦！

我记得母亲曾这么说。

“骨头？”

“——没错，在我们的膝盖关节上，有一块叫作半月板的软骨。

“那月亮也和骨头一样硬吗？”

“记得我曾经这么问过。”

“软骨”这个名词的意义，想必当时的我还不知道。

“既然这么硬，为什么月亮还可以一直改变形状呢？”

“——真是奇怪。”

这是为什么呢？

我还记得当时和我一起歪着头的母亲，快乐地微笑着。

映照在清透的月光之下，母亲的侧脸，看起来仿佛也一样地清透。

小时候所看到的母亲的笑脸，总是那么美丽。

她一直无比温柔，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——我记忆中的她，正是这样的一个人。

不过现在……母亲几乎不再像以前那样微笑。

她的美丽和温柔，都已不再有了。

日复一日，她呆呆地躺在床上，脸上再也没有任何称得上表情的表情。

偶尔，从她的脸上，会渗透出一种颜色……是蝗虫。

极端的恐惧。

——是蝗虫在飞的声音。

那是一种极为强烈、几近狂乱的恐惧。

我甚至觉得，她唯一仅剩的就是这种恐惧。

2 末日将临、世界即将毁灭的预言在城市里蔓延，世纪末的这年夏天，并没有发生什么毁灭性的大事件，就结束了。

这是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天的傍晚。

从今年春天起，我在一家补习班担任讲师。

结束了今天的“暑期特别讲习”，我在回家的路上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绕到母亲住院的医院去探望她。

西新宿区边缘的T**医科大学医院的精神神经科病房大楼。

母亲从去年十二月起，住进了这栋楼里被称为“特别室”的单人房。

<<最后记忆>>

不愧是特别室，房间比一般单人房要大上许多，里面的设备可媲美都市饭店，不但有厕所、浴室、冰箱和电视等等，还另外设有一间房间，让照顾病患的人可以留下过夜。当然，这样的设备需要一笔高额费用，自从她住院以来，一直都由哥哥骏一全额负担。

我已经很久没有推开那扇挂有“波多野千鹤”铭牌的病房门。距离上次来，应该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吧！

绝对不是因为忙而没有时间来。

我不想来——不想见到躺在那里的母亲，不想听到她的声音，不想知道她的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，所以……我想这才是我久久不来的真正原因。

踏进病房时，最先感受到的还是那股强烈的后悔。

窗边的花瓶里插着不知是谁带来的白色百合，甜腻的香气混合着在每家医院都闻得到的药味，再加上母亲的身体所发出的异臭，室内飘着一股难以形容的臭气。

病房里不见偶尔会来探视的兄嫂和妹妹。

一位我曾经见过的年轻护士，正在喂母亲用餐。

“啊……你是她的儿子吧。”

她回头认出了我，停下握着汤匙的手，提高了音量，对病床上坐起上半身的母亲说：“波多野太太，波多野太太。”

你儿子，你二儿子来看你了哦！

然而，母亲的反应却相当迟钝。

她抬头看了看护士的脸，稍微歪着头，然后慢慢地把头转向我这边。

0【】第一章最后记忆【】0“我是森吾，妈，你认得我吗？”

我靠近病床跟她说话，她又稍微歪着头，低声发出了“啊”。

“啊，是吗……是森吾啊……”没有抑扬顿挫，宛如失去了灵魂的声音。

她的视线在我脸上停留了一会儿，眼眸中的光芒虚渺微弱。

现在的她所剩下的辨识能力，说不定只能勉强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或许和自己有关。

护士小姐对我说：“森吾先生，要不要喂她吃饭？”

这一定是出自她的一片好意，不过我却仓皇地答道：“啊，不用了，还是麻烦你吧！”

然后退离病床边。

“哦，是吗？”

护士小姐说完，将视线从我身上移开。

她一定以为我是个冷血的儿子。

我站到窗边，背朝插有百合的花瓶，静静地看着护士喂母亲进餐。

窗外下着雨，离日落应该还有一段时间，但是天空中却笼罩着厚厚的积雨云，天色看起来暗沉得像晚上一样。

年轻时的母亲——波多野千鹤，总是美丽动人，又温柔无比，不管对任何人都一样，和现在躺在这间病房里的她，判若两人。

现在的她既不美丽，也不温柔。

别说读书写作，甚至无法随心所欲地和别人正常对话，就连自己儿子的名字也记不清楚。

这几个月来，她神经方面的障碍似乎越来越严重了，要不是像这样有人帮忙，连饭都没办法好好吃，想离开病床自己走路也很困难。

母亲头顶附近的头发稀薄了许多，而且根根雪白。

如果从皱纹和斑点来判断，叫她老人似乎言之过早，但是因为她整张脸上没有任何堪称表情的表情，所以看上去简直就像一个九十岁的老太婆。

其实她刚过五十。

吃过饭，护士对我说：“有事请喊我一声。”

便快速走出病房。

<<最后记忆>>

我慢步走近病床，低俯上半身，看着母亲躺在枕头上的脸。

我指着窗边问道：“这花是水那子探病时带来的吗？”

母亲抬起无神的眼睛望着我，既没有看向我所指的方向，也不回答我的问题，她重复了好几次“啊啊——”的深深叹息。

我接着说：“听说下个月就要生了。”

母亲把头靠在枕头上，仍是微微歪着头。

“……要生了？”

“……水那子的孩子啊，你的外孙。”

“……外孙。”

“她就这样半晌不作声，又好像突然想起来了一样。”

“啊，对了。”

水那子的“……外孙……”依然是毫无抑扬顿挫的声调。

不过，才五十岁的年纪，她的眼眸竟然如此缺乏知性的光采，她的头发竟然变得如此的斑白……我不知道还能再说些什么，看着她干萎的脸，稀疏的白发下隐约可以见到头皮。她的额头发际和头顶之间，生来就有一个星形的浅色胎记，而在这层肌肤下面、藏在她头盖骨里面的大脑，现在又是什么颜色、什么形状呢？

我一旦开始想象，就忍不住联想到去年十二月在这间医院里看到的MRI影像，耳边也再次响起当时从医生口中听到的说明。

我推开踏进病房时所感受到的那股强烈的后悔，同时，莫名的悲伤、无法承受的压力，加上困惑、恐惧、愤怒等各种情绪，一并交织扩散，在我灰暗狭窄的心里，喷洒出色彩鲜明的线条。

3 小时候，我曾经在春天午后看过无数惹人怜爱的紫红色花朵，集结一片，形成满地花海。一阵强风吹过，花朵们一齐摇摆，散放出微微的甜美香气，沙沙作响。

花瓣的紫红和叶子的绿色，有趣地按着规律和比例交互摇曳，整体看起来就像波浪翻腾的小海洋。

告诉我这种花的名字叫作“紫云英”的，我想也是母亲。

——那是紫云英。

——听说是为了拿来作田里的肥料所播下的种子。

有这么多呢……真是漂亮。

她一边说，一边眯着眼看前方的风景。

此时母亲的身边，停着一辆安放水那子的粉红色婴儿车。

——你看，到处都开满了黄色的花吧！

那是油菜花。

那边变成一块油菜花田了呢！

那时候，我们一家住在面海的城镇，城镇的形状呈扇状，还算小有规模，而我们的家就盖在靠山丘的地方。

都市化的步伐年年急促，但附近仍有许多稻田农地，空地和森林也还不少，稍微走远一点，就可以登山健行。

蝴蝶、蜜蜂，或是甲虫类从外面的走廊误入家中，也并非新鲜事。

我仿佛记得母亲当时曾摘下一片杂草的叶片，然后吹起草笛来。

我也有样学样，把同样的叶片放在唇边，却怎么都吹不出声音来。

紫云英开满了一整片——在那片花海中，几个男孩子一边大声叫喊着，一边四处奔跑。

这些少年，比当时的我要大上几岁，看起来好像在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。

草笛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我往母亲的方向回头看去。

她站在距离水那子的婴儿车一步之远的地方，直盯着在田园中奔跑的少年们，但她的视线又不像是在跟着少年们移动……妈妈在看什么呢？

我还记得当时曾经这么想。

穿过在紫红色和绿色海洋中嬉戏的少年身影，那时的母亲，该怎么说呢，感觉她的目光似乎看向

<<最后记忆>>

更远的地方，好像是……一个更远更远的地方，只有她知道的风景。

放弃吹响草笛的我，抓住在脚边窸窣窸窣爬动的绿色小昆虫，放在掌心中给母亲看：“你看！

这是什么啊？

” 当时母亲的反应，我到现在都能清楚记得。

——不可以！

森吾。

母亲的脸上顿时失去血色，突然大声斥责我。

——放下，森吾。

把它丢掉，快把那东西丢掉…… 我抓到的是一只还没长翅膀的小蝗虫，不是蚱蜢或飞蝗，头部尖尖的，身体的形状像豌豆荚一样……回想起来，那大概是负蝗的幼虫吧。

我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母亲会那么生气，只是照着她的话，慌张地将手中的蝗虫丢回田里。

在那一瞬间，母亲用两手把自己的耳朵捂住，用力闭上眼睛，仿佛什么都不想听到，什么都不想看到。

躺在婴儿车中的水那子，似乎察觉到这股不寻常的气氛，那时候突然放声哭了起来。

我依稀记得有这么一回事。

小时候在秋天黄昏看到的祭典光景，现在也无法忘怀。

母亲的娘家和当时我们住的地方属于同一个镇，大约开车三十多分钟的距离。

母亲的双亲和弟弟，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母和舅舅就住在那里，但记忆中，我们平常并不勤于往来，顶多是我们在盂兰节或新年前后过去露个脸而已。

外祖父母和舅舅并不是不疼我和妹妹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对他们的印象相当模糊。

之后，我们搬离城镇来到东京，两家的来往就更加疏远了。

已经不记得是几岁时的事了，母亲娘家附近的神社，有一场小规模秋日祭典，那天，我们难得全家到齐，拜访了外祖父母家。

虽说是“小规模”，在神社附近却也摆起了许多摊子。

到了傍晚，聚集了不少人，十分热闹。

我随着神社院内响起的日本大鼓声踏着步，让母亲牵着我走在黄昏的街上走着，父亲幸助和哥哥骏一也在。

印象中没有带水那子，应该是托给外祖父母照顾了吧。

骏一哥哥大了我十岁之多，是父亲在和母亲结婚之前，与第一任妻子所生下的孩子；也就是说，骏一是再婚的父亲与前妻所生的孩子。

不过在这个新的家族中，他一点都不像个外人，母亲对他，总是像对我和水那子一样温柔；而骏一也很难得，他在当时就已经显露出色的人格，从来不曾和母亲闹过别扭。

在街道上紧邻排列的摊子，都是当时的我第一次看到的：捞金鱼、钓水球、射击游戏、焦糖饼、画糖人、气球……我驻足在每个店家前，看着在乙炔灯炫目的光线照映下的这些景物，希望能就这么一直看下去。

父亲买了大大的棉花糖给我，刚塞满嘴，就马上在口中溶化消失，只留下说不出的甜味，渐渐在口中扩散。

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尝到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。

我满怀雀跃的心情，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中，突然发现自己一个人站在黄昏的薄暗之中。

那里和喧闹的祭典街道已经有点距离。

摊贩叫卖的声音、神社里不断响着的日本大鼓声……世界上的所有声音，听起来都那么遥远、缥缈。

我站在一条狭窄巷道的入口，窥探着巷道深处沉重浓浊的黑暗。

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——在巷道深处黑暗的角落——动了动。

是什么——是谁？

是人的身影。

<<最后记忆>>

我集中视线，专注地望着，看到了一张浅褐色的狐狸脸。
那是一张塑胶制的廉价面具，有一个人，戴着这张面具，面朝我这边站着。
——喂，小朋友，你是一个人吗？
狐狸这么问我。
因为戴着面具，所以他的声音听来相当模糊，光凭这句话，分辨不出究竟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。
——喂，小朋友，你妈妈不在吗？
走散了吗？
“她在啊。”
“我记得当时自己左右摇着头，这么回答了他。”
——那她在哪儿啊？
没看到她人啊？
你看啊…… “她在啊，我妈妈在啊。”
“我生气地又摇摇头。”
狐狸发出了一股仿佛自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低沉笑声。
——喂，小朋友。
祭典好玩吗？
“嗯。”
“——很好玩吗？”
“嗯。”
“——喂，小朋友。”
活着好玩吗？
“……嗯。”
“——真的好玩吗？”
“……” “喂，小朋友，要不要我教你更好玩的事啊？
怎么样？
更好玩的，更棒的…… 刻意压低的笑声，从黑暗巷道的深处一波一波传来。
狐狸背后，又慢慢浮现两个人影，他们都戴着面具。
一个是好像曾经在电视卡通里看过的女孩，名字我已经忘记了；另一个是……对了，好像是假面超人之类的。
刻意压低的暗哑笑声，从他们的嘴边传来。
——喂，小朋友…… 狐狸的话还没说完……
——森吾？
身旁有一只白皙的手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。
那是母亲的右手。
——你在做什么？
一下子就看不见人影，把我吓了一跳啊！
“……妈。”
“我看着巷道深处，那里只有一片深厚浓稠的黑暗，一个人影也看不到。
狐狸和女孩和假面超人都不见了……就像幻影一样，在一瞬间消失了。
——不可以哦，森吾。
你这样一个人乱跑。
母亲抓着我手腕的力道，大到指甲几乎要陷进我的肉里。
——特别是像今天，这种祭典的日子，这种黄昏的时候。
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的地方，一定会有可怕的人混在里面。
所以…… “可怕的人？”
“——没错。
非常可怕的人。”

<<最后记忆>>

母亲的右手离开了我的手腕，接着用同一只手抚摸着我的脸颊。她的指尖微微颤动着。

“妈妈在怕什么呢？”

记得当时年幼的我，心里有着这样的疑问。

“所以你要小心点啊，知道了吗，森吾？”

“嗯。”

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，母亲轻抚我脸庞的右手，上臂上有一块很大的旧伤疤，但是我总觉得难以启齿，始终没能问她这个伤痕从何而来，在什么时候有了这个伤痕。

4 屋外，雷声隆隆作响，窗边的花瓶和床头边小桌上的玻璃器皿，与雷声的超低音共鸣，发出些微的震动声。

这突如其来的雷声，着实让我吓了一跳，而母亲的反应更为激烈。

她发出了“咿”的微细声音，简直像从床上跳起来一样，坐起身来，一反刚才身体机能退化般的缓慢行动，做出了反射性般的敏捷动作。

她摆出交叉双手抱住双肩的姿势，就这样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珠，脸颊线条紧绷，紧紧咬着嘴唇——她现在很紧张，全身充满了警戒。

这样的母亲，我并不是第一次看到。

母亲以前就很讨厌打雷。

虽然不是像现在这种病态的反应，但是每当听到雷声，她一定会神色失常、全身紧张，可以看出她强烈害怕的神情。

但是我后来明白，她真正害怕的并不是雷声本身。

她真正害怕的，不是雷的“声音”，而是它的“光”，也就是闪电的光。

外面依然回响着低沉绵长的雷声，不见闪电的光，但母亲依然整个身体僵硬。

她紧紧抱着自己的肩膀，怯生生地转动着眼睛。

“妈”——我实在看不下去，安抚着她。

“妈，没事了”——就当我正要说“没事了，别担心”的那一瞬间——蒙在固定式玻璃窗上的一片漆黑，转瞬之间反转为强烈的白光。

当然，那道闪光也射进了病房里。

“咿”——咿！

母亲的尖叫声，连同慢半拍作响的雷声，一起震动了病房里凝滞的空气。

“不要！”

不要啊！

母亲用双手遮住了脸，剧烈地摆动着头。

“不要啊！”

不要啊！

不要啊！

不要啊！

不要啊！

不要啊！

不要——“妈？”

“不要啊。”

不要——不要过来。

不要过来这边。

住手啊。

不要杀我——“妈！”

想来她完全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。

她的双手才刚刚离开脸，马上又胡乱挥舞了起来。

我想她应该是在奋力抵抗着某种东西——在她眼中的某种东西——某种想要攻

<<最后记忆>>

击她的东西。

“别过来。

不要杀我。

啊！

”不要啊……” 随后，母亲掀开棉被，想要跳下病床，不过她没办法站稳，就这么瘫软地跌坐在地上。

“妈……”我跑上前去。

闪电的光线这时又再度亮起，雷声隆隆，母亲高声狂乱地尖叫。

“妈，你冷静一点。

”我单膝跪地，想抱起母亲，不过她的恐慌依然未减。

“住手。

放我走！

”歇斯底里的声音叫喊着，想要挥开我的手。

我不禁怀疑，她被疾病侵蚀了运动神经的躯体，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力道，让她如此顽强地抵抗。

“没事的，妈。

”我一字一句清楚地，慢慢告诉她。

“是我啊。

是我，森吾。

已经没事了。

没事了。

好吗？

”母亲仿佛刚刚奋力奔驰完，呼吸急促而紊乱，五官因为极度恐惧而扭曲变形。

“已经没事了。

妈，好了。

”我终于抱起她纤瘦衰弱的身体，让她躺回病床上。

“……它，来了。

”不规则的呼吸、沙哑的声音，母亲急切地想告诉我。

“它来了。

追过来了。

它追来了……” “没事的，妈。

它不会来这里的，不会有可怕的人来的。

我是森吾啊。

我是你儿子。

妈？

你记得我吧？

” “……森……森吾。

”母亲歪着头看着我。

“……哦，是你啊。

”说话的声音终于算是平静下来了，不过她脸上流露的恐惧神色并没有消失。

“蝗虫……” 总算吐出这句话。

“蝗虫在飞的声音……啊，不要啊。

不要。

走开……” “没事的，不要担心。

”我将手心贴在她的额前，又一次告诉她：“已经没事了。

” “这里没有蝗虫。

这是医院的房间啊。

所以别担心，知道了吗？

<<最后记忆>>

“有蝗虫……” 母亲的表情仍然因恐惧而扭曲，呓语般不断重复念着同样的句子。

“蝗虫在飞的声音……” 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母亲惧怕到这个地步，我心里是知道的。

不，或许我不知道事情的全貌，但至少知道大致的来龙去脉。

因为当她还年轻貌美的时候，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听她说过那件事。

但母亲或许一点都不记得自己曾经告诉过我这件事吧！

突如其来的白色闪光。

蝗虫飞舞的声音。

飞溅的血渍和哀鸣。

紧追在后的“它……” 母亲在孩提时代曾经有过的恐怖经验，即使病情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，依然忘不掉。

这或许是她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之中，最恐怖的记忆吧！

……

<<最后记忆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